



今年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成立四十周年。至今还记得英国开放大学建校四十周年之际,国内外知名远程与开放教育学者韦润芳先生曾接连刊发了《大学的诞生——英国开放大学筹建史话》《英国开放大学再认识》等系列力作,使我们对英国开放大学艰苦创校、卓越发展的历程终于有了深刻了解,可惜这类文章当下已很少见了。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脱胎于中世纪的大学,就是一个相互借鉴中进化或演变的过程。因此,传统大学如何传承和创新,尤其是新型大学如何可持续发展更是一个令人纠结的话题。

就拿大家熟悉的英国开放大学来说,我们很羡慕其在世俗挑战和政党博弈中,获得一张“自治的、可颁发学位的独立大学”之皇家特许令,继而在不懈努力下又成为全球开放大学的标杆,却无颜面对英国开放大学始终坚持与传统大学同一个学术和教学质量标准,以及创造性地提供众多的资质证书、文凭和学位对应的学习机会。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近几年英国开放大学也碰上了政策调整,经费削减,信息技术投资过多,加上生源直线下降,最后不得关闭13个地区中心中的10个,总部学院也由8个调整为5个。难怪一位先后在加拿大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任职的校长——罗斯·保罗教授曾在文章中写到:“开放大学:过去充满传奇,但前景依然未卜”?看来即使像英国开放大学这样的著名新型大学,辉煌之后也需要不断总结反思,有所否定之否定。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当下正在向开放大学转型,这一过程中有些问题得想明白才好。比如,“为什么转”,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可能是“学历补偿教育”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远程教育亟需突围升级,断断续续的开放教育试点也要变为常态。“怎么转”的思路也不少,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如果还按照广播电视大学的使命定位,还根据远程教育的那些理念运作,还依赖现有的思维定势自我封

闭,那就可能没有出路。面对高等教育的后大众化时代,传统高校已形成“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为核心的强大体系,高职院校也正在构建“应用性本科”为核心的中、高职“直通”体系。秉持开放理念的开放大学,包容和融合的正是其本质属性。若能想方设法让经历开放教育后的学习者,顺利中转,直通其心仪向往的名大学名学院继续深造,这不正是我们开放大学办学的初衷和胸怀吗?

学院作为学科运作的平台,向来与大学密不可分。最早的学院原本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学为实施自由教育而建的。唯有美国大学的“文理学院”通过对古典学院加以创造性的改良,而使其与现有的专业学院共存。前一时期,国内大学在更名时,校内的院系也大多升级为学院,甚至学部了。首创“学院制”的剑桥大学教授这样回答过我的疑问,“学系通常是以专业授课的方式介入学生的生活,而学院则是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生聚在一起,既对他们督学,更是让他们具有不同场合下转换自己的能力。”看来,学系要变成学院,除了跨专业,更要跨学科;除了有教师,更要有学生;除了人财物上有支配权,更要有办学的自主权,否则充其量只能是“系级院”而已。

如同哈佛大学有哈佛学院,复旦大学有复旦学院一样,开放大学学院群中也少不了开放学院,但这一学院绝不是专门办班的直属学院,而是要与专业学院对接的基础学院或者预备学院。开放大学的新生们在此学习一年半载,了解什么是开放教育,什么是自主学习,或者进行知识补修等,再进行专业选择;加上必要的通识课先修、实践课的体验,在学习上做到激发动机,养成习惯,习得技能。

看来,大学与学院之间,只能是小大学、大学院,因为学院才是实体中的实体。因此,不是大学办学院,而是学院办大学才对!